

## 黑头汤团子

■ 末末

还没等人们做好过冬的身心准备,冬天就任性地在急赶到,尤其是早晚寒冷难受。我给放晚自习归来的儿子常做一碗米酒汤团来驱寒保暖,刚出锅时腾升的热气将米酒的酒香烘托得浓烈了许多,小小的汤团在米酒里糯糯的,带着珍珠般亮泽,他吃我看,仿佛那一勺一勺的暖流灌注到了我的身体。像小时候在这样的冬夜跟弟弟分吃一碗汤团子。

小时候吃的汤团子是从我家屋后一个本家舅舅黑头爷爷那里买的。每天下午大概三四点钟时,总是孩子们肚子里青黄不接时,弟弟问母亲要东西吃,母亲就叫我去

只碗去看屋后黑头爷爷有没有汤团子卖了,有时去早了,正赶上他在做,我就在一旁边看边等。黑头爷爷做汤团子的方法很特别,他不是用手一颗颗搓出来的,而是“批量生产”的。他用一条长凳支起大圆木盆,两手提起木屙一端,将事先炒热敲锤过的糯制成糖豆豆,倒进木盆,撒上石臼里舂的细腻的糯米粉,用力将木屙左右前后颠簸,白雪般的糯米粉在颠簸下将糖豆豆层层裹住,小粉团在木盆里上下左右滚来滚去,被颠簸的越来越大,越滚越圆且紧实,最后滚出来的小汤团子有如孩子们玩的玻璃球般大小。有时黑头爷爷担心我

等得不耐烦,手中忙碌地眼也不抬地慢吞吞又温和地说:三囡囡,先回去吧,做好了喊你!我家只买他的生汤团子,母亲在灶里几把柴一烧就出锅,数一数总共几颗,再放点白糖,我跟弟弟平分着吃,舀一颗在陶瓷钵子上,珠圆玉润,洁白漂亮,掀起嘴角胡乱吹几下便迫不及待送进嘴里,那甜甜的味道,包裹着细腻滑爽柔韧不粘牙的嚼感。

特制的汤团子经得起好几小时的温煮,不烂不糊,随时盛出装碗都像刚煮的,色香味依旧,成了小镇一道绝有的风味!

黑黝而瘦削的黑头爷爷,将汤团子从秋天卖到开春,每天晚上六

七点钟挑着特制担子上街,一头是木柴和一叠小巧的碗勺,加一只年久经用的装满白糖的糖钵头,扁担上挑着一只马灯,一头架着锅温煮着汤团子,在小镇昏暗的路灯下,黑头担着汤团慢慢走。他从不吆喝,边走边“梆梆”的敲着担子,那清脆的“梆梆”声既是黑头汤团的招呼声又是寒夜里小镇的夜曲。沿街住户有的听到这标志性的声音拿着带盖子的搪瓷茶缸子跑出来,买上一角钱捂在怀里回家吃。

一路上边停边卖挑到小镇电影院,差不多正赶上电影院散场,看完电影出来的喧闹人群中有的沉浸在剧情中唏嘘感叹着的,有的孩

子向大人嚷着吃汤团子,而看完电影出来的情侣来一份这样的温热是再合适不过的。黑头汤团担子渐渐被顾客围拢起来,他不紧不慢娴熟地忙乎生意,脸上也始终带着笑意,像那温煮着汤团子的柴禾,不温不火。

小镇的夜晚,毕竟是冷清的,电影院的看客也不是每天都是多的,黑头的汤团不是每天都卖得顺利。寒冷萧瑟的夜晚,小镇行人寥寥,黑头爷爷将汤团担子停放在拐弯的街角处,孤零零的马灯造就一团光晕,等候着滴零八落的客人光顾。往往黑头爷爷就成了小镇街头上最后的归人。

## 午后

■ 碧云山庄

轮休的某日下午  
我打开了一本旧影集  
一张张似曾熟悉的笑脸在眼前鲜活起来  
穿越时空隧道向我嬉笑问好  
斜浅的阳光刀子般打在脸上  
切割了青葱岁月的弧线  
翻开收拢的难舍中  
我看到了身后一路走过的脚印  
风沙掩埋了日历  
某些人某些事却历历在目  
刺痛我的眼

竭力拼凑那些青葱岁月  
曾经长满故事晕染了情节的图片  
如今像一节节风干的香肠  
肉眼难见一星半点的滩涂

肠子里,遍布肉末和生活的作料  
叛逆时期的不停挣扎纠结 冲动 平息  
最后被生活搅拌 招安  
开始妥协 绵软  
整个下午我不敢对照我的两面  
只看到低垂的头和抽搐的肩  
阳光细碎地把日子裁剪成一地狼藉  
目光深处 那是岁月的札记



《洪家桥》国画写生 卞洪广

## 名人坊

那方风雨那方晴

——小说东坝

沧海取决于水,桑田也取决于水。人类文明,一半是由水写成的。

本文所写的这个镇,只因枕在一支人工开凿的水上,而大福大名。

这支水,上接皖南水阳江,下泻苏南太湖,成了西向水阳江水系与东向太湖水系的纽带。上、下两坝将它两次截流,分出上、中、下三段,上河固城至东坝9.7公里,中河东坝至下坝5.6公里,下河下坝至朱家桥15.3公里。从西向东的这支水,与南北走向的宁宣、宁广省道立交的,已及江苏西南边陲,千年名镇东坝,选择在此坐落。

这支水,起源于一场战争,也和一个英雄的名字息息相关。英雄来世之前,这里的水,一如游兵散勇,就着皖南丘陵,高兴怎么跑就怎么跑,在广袤的苏皖大地任性撒野,好事坏事,各做千万。战国后期,吴王寿梦一心想传位给四子季札,但季札无意王位,无奈,改传长子诸樊,诸樊死,本来可以由他儿子姬光接位,只因老王有遗志,王位改为“横传”,传给了老二余祭,这样二弟三弟一路传来,到三弟余昧死后,季札还是不肯做王,余昧的儿子僚耐不住了,自立为

王。他这一手让一直等着这个位置的姬光大为不满,秘密结交勇士专诸,让专诸将“鱼肠”(匕首,相传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炼造的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和巨阙五枚顶级宝剑之一,由越王进献吴王后,“鱼肠”落到姬光手中,此剑夜能生光削铁如泥),藏于王僚最喜欢吃的“炙鱼”鱼腹,趁端呈炙鱼之机,专诸刺死了王僚,公子姬光夺得王位,即吴王阖闾。阖闾有才,且不少野心,一心想争霸中原。近邻楚国无疑是他争霸的第一障碍。阖闾夺位后,王僚的同母兄弟盖余、烛庸还在征伐楚国途中,听到国内这场政变,惧怕祸及自身,干脆率军投降了楚国。这既是阖闾的一大心病,也是他伐楚的极好借口。那时,与楚王有杀父弑兄大仇的伍子胥,已逃到吴国。阖闾觉察,伍子胥忠儒兼有,智勇双全,能成大事。命他讨伐楚国,一箭三雕。伍子胥接受王命以后,首先想上军需物资和三军将士的运行通道,他做的头件大事,便是征集20万民夫,凿通东坝至下坝5.6公里冈峦,疏通西连丹阳大泽东接太湖的水道,直至吴都姑苏。

【如果从晚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合濠在胥溪建造“鲁阳五堰”算起,东坝该有1120岁了。】当年,吴将伍子胥开挖胥溪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东坝民众世代代的恩人。

## 千年沧桑一坝(上)

■ 关关雎鸠

公元前506年,江南大地有了这条西起丹阳大泽(现今南漪湖、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以及周边大片低洼湿地的前身),东连苏南太湖水系的世界最早的运河——胥溪运河。

当年,伍子胥逃过昭关以后,疾步东行,忽逢大水阻道,后有楚兵追捕,百般无奈中,芦苇丛里划出一条小船。船夫自称“渔丈人”,渡他过了丹阳大泽,到了濠水(现今高淳)境内。此时,他已累极、饿极,忽见濠水边上有一流纱女子,女子为供养母亲,三十未嫁,且有饭菜在边上。伍子胥上前对她说,我困于穷途,想讨口饭活命。女子见面前这个伟男子落拓至此,说,你饥饿到这种程度,我也顾不得男女之嫌了。于是,“发其簞,取其浆,跪而进之”。濠水的“渔丈人”和浣纱女子,如此大恩大德,子胥如何报答呢,至今,高高的底座上身高近丈的伍子胥塑像,顶盔披甲,身佩利剑,屹立在湖边离东坝约10公里的固城,日夜看护着这里的万千流水和过往船只!

长江自芜湖流向苏、沪时,弯出一大弓背。胥溪疏通后,长江、芜湖、水阳江、固城湖、胥河、荆溪、太

湖这一线流水,恰似给这张巨弓,绷上了一根弦,射天下大雕,从此有了强弩。也才让6万吴军11天抵达楚疆和攻楚五战五捷,成为现实!

胥溪从东坝向东,落差明显加大,凭借这一地形优势,兼及上游决泱来水和下游鱼米之乡,东坝当之无愧成了胥溪第一重镇。这应该说到晚唐了,当时,藩镇割据严重,屡遭变乱。大将杨行密据守宣州,被孙儒困围已达5个月,发令火速从下游鱼米之乡,沿胥河向上调运粮饷。不想船至河口,水浅受阻。复令部将合濠,在银林至定埠段,筑银林、分水、苦李、何家、余家等“鲁阳五堰”,节制水位。这个五堰之首的银林,便是东坝的古称谓和最早记载。这样,军粮顺利输送宣州,杨行密反败为胜。之后,因五道土堰大大影响皖、赣木排向下运送,南唐末年,五堰被废。堰废后,木排是从容而过了,但太湖流域也水患不断了。北宋时,单镈等几次向朝廷奏请修复五堰,未成。到宋徽宗时期,为通航需要,多次开挖胥溪,致使太湖流域两次大水灾,由此,朝廷恢复五堰之一银林,时称银林东坝。这个胥溪上的东坝,再次脱颦。

## 镰刀

■ 吴瑕

闲暇时,早早地挂在思念的夜空,收割我一茬一茬的心事,登楼倚阳台,你总在我100里之外,一汪温情里,见证收录了我的笑脸和泪珠。

镰刀是乡村人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用来收割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乡村季节的舞者,在满眼金黄的庄稼中放歌。用锋利的刀刃,割断稻子和油菜麦子和大地的脐带,让庄稼就地阵亡,倒在你铮亮的刃口上,摆笑一个个农人古铜色的脸庞。在飞舞中,和泥土衔接,庄稼断裂的汁液涂满刃口,增添乡村香醇的梦。

遍地的金黄在你张开着的大白牙前倒地。等庄稼爬进农家的粮仓之后,保养之后被农人挂在墙角,封存在季节深处,锈迹密布的脸庞,让农人在寂寞的田野里晃荡。

当春雷滚过,当5月的布谷鸟叫过,你又被农人请出来,在磨刀石前重新焕发你的魅力,那些青春的故事,在一季一季的转换中,刷新日子。

铁做的身骨,经得起岁月的摔打,常常在我的手中成为道具。唯有母亲的责骂让我感受到被重视的喜悦,在年少的那些季节,总被你拉伤划伤,稚嫩的手渗出的血牵绊着一家人的目光。父亲从超期服役的衣襟上撕下一块干净的布条简单地包扎之后,照样提着奔跑在收割的田野上。

你收割生命的馈赠,镰刀弯起来,书写从前暗无天日的日子,和斧头一起清廉着党的光辉。

在如歌的岁月里,父母亲就在寂寞的乡村挥舞着镰刀,追逐四季的丰硕,收割来光明和喜悦。镰刀不挑食,稻子、麦子、油菜、黄豆、绿豆、芝麻、玉米,还有野草,都是母亲真爱一生向往的目标。那些庄稼进了粮仓,那些野草肥了猪子、鸡子。镰刀在清晨薄薄的月色中出发,从紧张兴奋的唇间飞出,跳跃的油灯和薄暮铸就我母亲常年倾斜的脊背,成为我想起母亲时,她不变的生活背景墙。

乡村渐渐碧绿之后,农事开始扩张生活的程序。镰刀被磨得吹发断刃,意气风发着构思怎样在战场上横扫千军万马。

故乡的背景里,镰刀是我温暖一生的念想。

